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九七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百元

六武委會鐵廠
工友自己揹炭

（六分區訊）分區武委會鐵工廠工友，爲響應節約號召，自動擠出時間，上窰揹炭，先後有二十九人參加，兩個禮拜共揹回炭五千四百餘斤，指導員袁福同志也參加，張有才、呂巨棠等同志每次揹一百四五十斤，十八歲的江有紅同志，兩次揹炭一百九十斤。同時，他們又討論決定，把三頓乾飯減成兩頓，把山藥蛋節省下做種籽，並挖了兩個糞池積肥。（任高平、袁福）

毛主席報告震動世界

莫斯科報紙電台全文刊載廣播
美反動派對此文影響驚惶莫名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據外國通訊社消息：毛主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此一歷史性文件，在國際上引起鉅大反響。莫斯科各報紙刊載毛主席報告全文，莫斯科電台亦予全文廣播，並發紀錄新聞。反動的美國資產階級則對此文的世界影響，驚惶萬狀，霍華德系報紙驚呼：毛澤東文章的廣播，較之希臘民主政府的成立和美國資產階級內部分裂加深（華萊士參加美總統競選）兩事，「意義更爲重大」。

邊區羣衆報元旦獻詞號召

迎接解放大西北勝利年

團結全黨全軍全民實現毛主席偉大指示

（新華社西北八日電）此間「邊區羣衆報」以「迎接解放大西北勝利年」爲題，發表元旦獻詞。首先略說：一九四七年，陝甘寧晉綏全體軍民在毛主席領導下，配合全國各解放區的愛國自衛戰爭，已獲得了光榮巨大的勝利。並指出：目前西北戰場敵我力量已發生了根本變化，現在西北戰場也同全國各解放區一樣，解放軍已經打垮美帝國主義走狗蔣介石的進攻，而轉入了自己的進攻。該報繼提出下列四點，作爲今年與西北全體軍民共同奮鬥的目標：（1）貫澈土改與發展生產，在部分災情地區，首先實行救濟。在土改運動中，全黨必須堅持滿足貧僱農要求與堅決團結全體中農的方針，貫澈打垮封建勢力。在土改中的另一重要事情，就是努力發展生產，要在分配鬥爭果實中，注意解決貧僱農的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組織農村中的變工互助，及發動機關部隊人員儘可能的幫助羣衆生產，並向全體農民宣傳目前形勢和任務，鞏固與提高羣衆的生產情緒，防止並打擊地主富農及特務份子的造謠破壞。有計劃的發展某些軍需工業、手工、紡織、運輸、交通及各種小型的合作社、作坊、工廠等，並確實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在部份地區旱災特別嚴重的，必須集中一切力量，解決救災問題。（2）加强地方武裝，開展對敵鬥爭，反對脫離羣衆的一切現象，審查領導成份，提高階級覺悟，建立支部核心作用，切實保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執行，大胆深入敵後與敵佔區，進行游擊戰，把人民解放軍的宣傳傳達到廣大人民中去，號召他們起來反蔣自救。（3）改進戰勤動員，加强支前工作。地方黨政要努力進行支援前綫政治動員，軍隊政治機關要隨時隨地檢查與糾正部隊中違反羣衆利益的行爲，後方戰勤機關要細心佈置每次動員計劃，避免一切浪費，按時供給前綫需要，加强對後方醫院傷員戰士的關照與政治工作，適當改善醫院的物質生活。（4）深入毛澤東思想理論的學習，發揮黨內的嚴肅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在今天，我們首先要學習毛主席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並努力團結全黨全軍和全體人民，來實現他這個偉大指示。上述各項任務的具體完成，就是我們消滅胡宗南解放大西北配合全國勝利的保證。

官駝溝婦女訴苦會上

控訴女惡霸罪行

協同男人把女惡霸扣回準備清算

（嵐縣訊）十二月二十八日，官駝溝村二十多個貧僱中農婦女集會，控訴地主階級的罪行，會議開始，貧農劉奇的婆姨（婦女代表）說：「日子到了，咱們婆姨人也要鬧翻身啊，咱們把裝在肚裏的苦水齊倒出來！」貧農成貞家婆姨說：「我娘家是嵐縣城裏的，因爲窮的沒法活，一家子搬到山上住，大大給山底一家老財攬工，人家嫌揭地揭的不好，把我大打的嘴裏流血，臉成了黑青塊，第二天早上沒吃飯就又給人家揭地去，揭了半前晌，連水也沒人給送上去，我大越思謀越氣，就在地邊的樹上吊死了，吊了七天沒人埋，人家反說：『死他還樣三個老漢也不怕，老鼠吃了的糧就頂夠了。』我大死後，一家人更沒法活了，娘就帶上我小兄弟去討吃，十三上就把我出嫁了，受盡了恓惶！」接着婦女們很自然的都控訴起荊峪偻地主靳四紅家婆姨（女惡霸）來了，丑孩家婆姨說：「那年我娘到地主四紅家地裏去挖苦菜，那個灰老婆來看見了，吼上他兒荷着棍子，跑的來就是個打，胳膊粗的棍子打斷了三截，我娘爬的回來，撞死在他家門上，那灰老婆說：『打死怕甚，天塌下來有鍋握頂着哩。』我姊妹們去哭的時候，人家還打的不讓，說：『你們進來幾個活的，出去幾個死的，一石米頂上你們三條人命！』我可死也忘不了這個冤仇。」貧農福子家婆姨控訴那年她們四五個婆姨摘了女惡霸些小豆葉子，地裏的女惡霸訖一邊日嚷，一邊打，把付保家打的尿在褲子裏，還拉上她們要去村公所，那時村長楊耆恩、書記張滿太等都是地主富農，去了就要訛詐，「你得她們吼叫人家『老娘娘』才饒過。」下中農計明的娘也提出，那年她們三個人給四紅家鋤地，有一點點沒鋤過就不給工錢。黑家保家過去討吃時，向她家要一把把米，就被女惡霸打出門外。丑孩家提出：「現在是咱們伸冤的時候了，咱們把女惡霸扣起來和她算賬吧！」大家都一致同意，當晚把這個意見提到全村貧僱農大會上，得到大家的支持。第二天早飯後，牛丑孩家、富保家、成貞家三個婦女，冒着塞風，協同五個貧僱農男子到荊峪偻村，得到該村貧僱農幫助，將女惡霸捆回來，準備進行清算。（周若華）

西北解放軍九個月戰績

消滅敵軍六萬一千

活捉敵將級軍官十八名，繳各種砲三百三十門，機槍一千三百九十三挺。

（新華社西北八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公佈從去年三月十三日蔣匪進犯邊區以來到年底止九個月自衛戰爭戰績如下：

（一）殲敵連以上正規軍（都以敵整編以後的編制計算）共三個師部（八十一師、三十六師、七十六師師部）四個整旅（一三五旅和一二三旅全部，及三十五旅、暫六十旅、一六五旅各一部），三個旅部（三十一旅、一六七旅、二十四旅旅部），十個整團（三十一旅九十二團，一六七旅四九九團，騎二旅第三團，新十一旅第二團，八十六師二五六團、二五七團，二十四旅七十團，五十三旅一五八團，六十一旅一八二團，新九旅二十七團），八個整營，九個整連，除師部不計外，上述兵力折合九個旅二個營一個連，將連以下被殲兵力計算在內，共消滅敵正規軍五萬二千七百六十人，內活捉三萬一千人，斃傷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人。

（二）殲敵連以上非正規軍（保安團、保警隊等）共三個團（陝保四團、六團、陝保第二總隊），六個營，五個連，將連以下被殲兵力計算在內，共消滅敵非正規軍八千七百六十人，內活捉五千二百三十人，斃傷三千五百三十人。另起義二百人。

（三）以上兩項，合計共殲敵連以上敵軍三個師部、十個旅、二個團、一個營、二個連，另起義二百人，除三個師部不計外，共消滅敵軍兵力六萬一千七百二十人。

（四）活捉敵正規軍將級軍官十五名。內中將兩名：即整七十六師師長廖昂，宜川中將總指揮許川修；少將十三名：即整三十一旅旅長李紀雲，副旅長周貴昌，旅參謀長熊宗繼，整一三五旅代旅長麥宗禹，整一六七旅旅長李崐崗，副旅長涂健，旅參謀長柳屆春，騎二旅副旅長陳應權，一二三旅旅長劉子奇，旅參謀長羅秋佩，整二十四旅旅長張新，整七十六師參謀長劉學超，師新聞室主任曹錫武。活捉敵非正規軍少將三名，即耀縣專員閻崇師，陝北警備副司令張子英，宜川縣長李沛。斃傷敵將級軍官各一名，即斃非正規軍陝保第二總隊長俞陝西省第八專區中將保安司令李俠，傷正規軍一六七旅少將副旅長黃廷耀，活捉敵校級軍官共九十一名，內正規軍七十四名，非正規軍十七名。

（五）繳獲火箭砲五門，野砲十門，山砲二十九門，迫擊砲一百十七門，六零砲一百六十九門，擲彈筒一百零六個，戰防槍四支，輕重機槍一千三百九十三挺，長短槍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九支，衝鋒槍五百零五支，發射筒一百二十一個，各種砲彈一萬五千零四十八發，槍彈二百三十三萬多發，手榴彈一萬枚，各種彈藥一百噸，擊落敵機十二架，毀坦克五輛，汽車四十九輛，繳獲騾馬五千多匹，電台三十七部，電話機二百零四部，探照燈六具。

軍區地方武裝

十二月份殲敵八五六名

（本報訊）軍區司令部頃發表地方兵團十二月份戰鬥統計如下：作戰六十七次，斃敵二百九十七名，傷敵二百二十九名，俘敵三百三十名，繳步重砲一門、輕砲七門、擲彈筒三個、輕機槍十七挺、手槍七支、步馬槍二百五十九支、衝鋒槍二支、迫擊砲彈十發、輕砲彈二十二發、擲筒彈四發、槍榴彈五發、手榴彈一百四十一枚、子彈七千五百四十六發、刺刀三十一把、望遠鏡一個、馬刀一把、馬二匹、騾五頭、牛驢一百二十三頭、豬五口、羊七百九十一隻、膠皮車四輛、自行車七輛、大衣十件、洋布三十二疋、白洋三百四十元（白洋及布退還羣衆）、雜糧三萬〇三百四十五斤、赤糖四百六十七斤、紙煙二十七大箱、火柴三十七箱、豬肉二百斤、衣物用具八百件。

李家口子等村
給外村調劑牲畜菜蔬

（五寨訊）李家口子、葛家等村，最近在分配菜蔬——茴子白、大葱時，僱貧農自動提出：「該分十顆的分上五顆，咱們照顧不種菜的村子。」於是葛家村留下茴子白四百顆，李家口子留下茴子白千餘顆、大葱三百餘斤。前所村也留下三匹馬子，準備調劑給牲畜不足的村莊。（吳）

大武貧農團和農會 討論監督地主勞動生產

（離石訊）大武鎮的地主在被清算後，不想勞動，仍思謀寄生的剝削生活。每逢集日，裝出一付窮相，在攤子上要錢、要餅子、要東西。有的專門到貧農家裏討吃、哭窮。一天，張志保家娶媳婦，地主白九華的婆姨，自已不紡花，還不叫地主白磨的兒媳（她姪媳）紡花。她說：「不要紡啦，咱們要的吃糕去吧！你看那紡一兩錢子「嚼嚼」的可費勁啦，不如咱跑出去能要的好吃一些。」群衆聽了地主這些話，齊說：「狗日的們討吃，一聲不響的就跑回咱們家裏來了，不動彈還想吃便宜，咱們非叫他們生產不行。」經貧農團、農會討論決定：如係眞正搞澈底了的地主，女的可借給半斤花，男的借給五斤雜糧（扭的實炭）作爲資本，強制其生產，限半月歸還原本。如仍照舊不生產還要討吃剝削人的話，除將花和糧食收回外，並開會鬥爭。（邢明）

神池召開一、二區僱貧農骨幹份子會議

將張學古、張烈夫、冀有賢等鬥爭後交群衆處理

（神池訊）十一月下旬，分區工作團抵此，即初步檢查二區前一時期的土地改革工作，因工作團內部不純，被張烈夫、張學古之流竊據小組長職位，打擊貧僱農，籠數被地主富農、封建爪牙、敵僞、長操縱，發生亂鬥亂扣、灰打灰鬧，甚至發生虎北村富農打死貧苦農民趙甫文的嚴重事件。工作團針對這種情況，決定調換大批原有的工作人員，澈底解散村中全部舊有機構，深入發動群衆。十二月十五日，縣農會臨時委員會在義井召開一、二區貧農骨幹份子會議，大會共開六天，到會僱貧農一百六十八人（十二個行政村、五十八個自然村）大會在審查代表資格後，曾討論處理張學古、張烈夫等以及劃階級、組織隊伍、鬥爭地主等問題，最後一區選出石創仁等十三人，二區選出王德生等十三人爲區農會臨時委員，成立區農委會。

（又訊）在一、二區僱貧農骨幹份子會議上，對張學古、張烈夫、冀有賢等問題，進行了討論處理。張學古曾竊據唐澗工作組小組長職位，包庇新惡霸李青山，壓制群衆。李青山是店兒上行政村指導員，姦淫貧農婦女，欺壓群衆。工作組到村後，群衆把他扣起，醞釀鬥爭，張學古看到群衆情緒高，就給講了一席話：「我們要從各方面考慮，李青山雖然壞，他是不是有些好處與功勞。」結果沒鬥爭好就散會了（詳見十一月十六日本報）。這次大會上，縣農會臨委會將張某交大會處理，代表們提出許多意見。唐澗代表說：「李青山是新惡霸，我們扣起要鬥，張學古說他有功勞有好處，群衆背後議論：『官官相衛，他們是一個碗沿上吃飯哩！』」宋村代表說：「張學古到咱村住了二十來天，不宣佈取消舊村長榮吉生，又調出去工作，他用的是二流子，不用底層上的人。」禍家坡代表說：「張學古在咱村走地主路綫，作地主王國群和協八家住，不到傭貧農家裏。」代表們說：「你是富農，你走的地主富農路綫，你不能同傭貧農一條路綫上走，嫁傭貧農沒吃的，去也不去！」大家慣提到十二月十日報上登載他在保德包庇新惡霸韓過繼的問題，一致說：「他不能給咱們辦事，他在保德跌下了場，上來這裏辦事也沒好好做，應該撤職，送回保德交群衆處理！」接着討論張烈夫、冀有賢問題。冀是虎北工作組小組長（實際上是封建集團份子，「四大幹部」之一的張烈夫主事），沒有充分發動僱貧農，就亂鬥貧農教員趙甫文，藉口「放手由群衆」，採取袖手旁觀態度，換能說會道的主銀辭將會場把持，喝了一聲打，將趙打倒，拉下河灘裏磨了一回，後來被富農郭法鎖等三四個壞人用石頭打死（詳見十二月六日本報），冀有賢不但不制止，反說趙甫文「該死」！這次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代表們對張烈夫、冀有賢這種行爲，表示異常氣憤，高三毛仁和趙德旺當場揭發張烈夫的封建家庭和他在村裏的罪惡行爲，說：「張烈夫常對人說，他有三大要求：一要好搶，二要好馬，三要好老婆，他的三大要求已達到兩個了。搶走有了，老婆也換了一個地主的女兒，就是還沒有馬子！」一有個代表激憤地說：「咱們是給他買馬子呀，還是往倒推他呀？」代表們一致憤怒地說：「推倒他！」當即決定連同冀有賢一起交虎北羣衆處理！（陳平）

異己份子李丕成混入工作團 包庇地主壓制羣衆

汾西工作團揭發後扣到公安局

（新華社呂梁十二月十六日汾西土改工作團檢查該縣申村土改工作，揭發了階級異己份子李丕成混進工作團，包庇地主，壓制群衆，破壞土改的罪惡，決定開除黨籍團籍，扣到公安局。李某係臨縣×家塌的地主，但一貫稱「中農」。李某爲逃避兵役，曾在日寇據點的大武鎮躲避年餘，四四年三月由本村支部書記李太洪介紹入黨，十一月經其表兄（該村村長）推薦，送選提拔爲中隊長，此後又到行署緝私隊工作年餘，由武建區（九分區武委會主任）帶到汾西三區，提拔爲民兵副大隊長。在工作中一貫貪污腐化，土改開始，又混入工作團。李某十一月到三區申村，五十餘天不僅未發動群衆，並一再壓制群衆情緒。在他領導下選出的代表張黑保，是地主楊生輝的前家兒子，他的家產全是地主給的；程五生與地主有關係，是個閻長。選保管又把程爲尚（給日寇當過六年閻長和區警，胡匪進攻時又與特務武安邦相隨投敵。）選上了。李某派夫管理地主的兩個民兵辛長生，過去參加建敵村公所武裝組富便衣敵特，又是地主楊生輝的小闘子；龐順生是富農。工作團其他同志指出：這些人不能領導羣衆翻身，應該清洗，李置之不理。領導上又給李當面指出：民兵成份不純，必須發動羣衆清洗，但李只在口頭上應付過去。在開大會時程爲尚和張黑保選爲大會正副主席，貧農郭梅山在訴苦激憤時，突被辛長生、龐順生兩個壞蛋扣捕，李丕成始終未加追究，後在羣衆要求下，才將郭梅山放出，並把辛長生、龐順生扣押，但又在所謂「代表」「保管」積極活動下，將兩人很快釋放。信嶺村羣衆對惡霸富農張培恩恨之入骨，要在會上痛打，李丕成不但不給羣衆撑腰，反而對羣衆正義的報復行爲予以壓制。李丕成明知程爲尚、張黑保、辛長生等人是異己份子，劉千（原在三區工作已被清洗）的二兒子，在村中一手遮天，羣衆也向他反映「這些人不能用」，但李某不管羣衆反映，和這些壞蛋親如手足。因之造成十二月十三日晚五個地主全家由禁閉室逃跑的事件，大使羣衆受到重大損失。十六號在區部會上對申村工作中的立場、路綫展開自我批評，而李某卻毫不在意，且爲自己立場辯護。大家追問地主爲甚會跑了，李某推托不知。至此大會同志提出追查李的歷史，把李一貫隱瞞成份，欺騙組織，假報工作，澈底揭發。一致認爲李丕成是化形地主，是混進革命隊伍的異己份子。最後，決定開除黨籍團籍。當場扣押公安局。此外對領導修村工作的石峽同志的立場與官僚主義，亦同時提出批評，並決定到三區全體工作員會議上，對石峽進行徹底審查。（王智）

「也不問人家投降不投降！」

這是清澗戰鬥中的一個故事。

我們班的任務，是拂曉攻佔北山上兩座小碉堡，班長看了看地形，決定用××××接近它。雞叫三遍後，×××到距碉堡只三十幾米遠了，戰士們都耐不住的說：「班長，咱們攻吧！」想不到班長卻喪氣的說：「攻個鬼！」大家問：「你怎麼悲觀哪！」班長說：「怎麼不悲觀，保險立不了功啦，看樣子敵人跑毬了，要不然，爲甚下半夜老沒打槍？」大家一聽，都涼了半截，外號叫「冒失鬼」的副班長說：「管他有人沒人，衝上去再說！」話沒落音，手榴彈已經投進了碉堡，在爆炸的硝烟中，大家猛衝過去，忽然碉堡裏騰起一片喊聲：「別打，別打！」「交槍，交槍！」………

班長馬上喜出望外，大聲說：「不要怕，交槍不殺！」一會，收了武器後，又向一個俘虜說：「不要怕，對不起，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

那個俘虜卻理直氣壯的說：「當然對不起，你們八路軍也不問人家投降不投降，就打起來了，無故的打傷了一個弟兄。」接着他說：「我提個意見，你們開火以前，先問人家投降不投降，他不投降再打……」

這時，哨兵來報告說：「班長，下面碉堡裏連喊帶叫的跑出一個人來。」

「打，打，打！」副班長立刻掏出一顆手榴彈，那個俘虜馬上搶着說：「先問問他投降不投降再打！」班長說：「你問，你問。」他就跑上去喊：「你們投降不投降？不投降，人家八路軍可要打啦！」下面人回答道：「昨天晚上就想投降啦！」這樣下面碉堡也交了槍。

事後才知道，原來批評我們的那個俘虜是個排長，他介紹那晚情況說：「你們挖土的聲音特別叫人害怕，好像地皮慢慢擺動，聽見四圍的地堡炸倒，覺得馬上就要輪到咱們了，我把三個班長叫到跟前，問他們怎麼辦？他們都說『聽排長的命令』，我的主意還沒拿定，你們的手榴彈已經打進來了。這一彈可叫我下了決心……」不等他說完，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中隊）

保德高家塔 保管委員高建明私自啓封偷盜果實

羣衆把他開除出農會

（保德訊）四區高家塔村主任高建明，在四四年貪污公糧米四十三斤，有一次村公所派來軍鞋十七對，他私自多派兩對，準備貪污，被查出來。今年（四七年）夏季他向羣衆佈置說：「富農白受玉的猪不准他出賣！」但他自己卻以低價要向白受玉買，白乘機說：「就將一口猪送給羣衆吃了吧！」企圖麻痺羣衆。他將猪殺後，只給少數人分了，沒給富農白受玉分了二十斤，而貧農趙拴當和八戶中農卻一點也沒分上。這次土地改革中了（他會寫字），羣衆選他當了代表和保管委員，他就私自把門打開，在果實中偷去洋領兩把、青桑一個，還有其他東西。收秋時羣衆把封起富農扣起，他卻放出來給他收秋，並把白受玉的兄弟媳婦，叫在他家給自己籠衣服，晚上也不讓回去。高建明還欺侮退伍軍人高米貴的老婆，過去因村裏貧僱農力量小，部不敢惹他，後來外村移來了三戶貧僱農，大家就團結起來，鬥倒他，撤去幹部職務，並開除出農會。（江農通訊員劉芝明、高文煥）

（上接第四版）他父親來看他時，他讓他地主父親賣掉。移到蔡家崖參加實驗分土地工作時，知道中農的土地不動，他很着急，想法在賣了以後分不到結果是兩頭空，就趕緊給他地主父親寫信，叫不要賣，等他回去後再說。當以後決定給地主留地到中農生活水準時，他又想到孫家地主的生活有保障了。

今年五月間，提出要消滅地主階級，馮又想到「這樣一來孫家地主生活沒有辦法了。孫秋業已十七歲，孫家沒有辦法時定會將她開出去，我不是白下了一場辛苦了」。當告農民與土地法大綱發佈後，他首先想到他家的地不多也不少，不會動。同時想到鬥孫家地主，土地法大綱上說如本人最反動，家屬不反動時，家屬還可分到地，他覺得孫家也不反動，在城裏邊後人口還可分到水地，分到住處，她們的生活可以得到解決了。土地改革完後他們就能結婚了。

馮晉彪在三査中的思想變化

最後是關於馮晉彪在三査運動中的抗拒思想及其思想變化。當在興縣六區工作團會議上，提出了他的問題，他說：「沒有，可以拿出我寫的信來看是怎樣寫的。」而志們又並拿出分局的來信說他告孫家地主轉移財產時，提到他在羅峪口搞女人，但同志們說的不是搞的那家，因此他想：「正有問題的你們沒有提到，我不談你們也不知道。」但又怕住在蔡家會，一檢查到羅峪口的工作時，問題就鬧大了，所以要求回分局機關，認爲回分局機關好解決我的問題。」回到分局機關後，組織命我他談了三次話，他簡單談了些事實。同時，心裏總想倒底怎講呀？乘招待所主任蕭舊交替的空子，向組織部請假，到了興縣城，他說：「我是想我孫秋業，看她到底講了些甚問題，怕我們兩個說的不一樣了。」他又反省說：「組織上和我談話時，我只談從這裏調到那裏，不談事實、思想，更不談和地主的關係，後來擠一點就談一點小事實。我想他又沒有跟着我工作，不一定知道的。當大家幫助我時，我認爲是三堂會審，我認爲談的事實越多，罪惡越大，處分越大。同時看到報紙上登出的清洗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以後，自己思想上鬥爭很激烈。怕開除黨籍，同時我認識的人很多，怕別人恥笑，顧慮個人名譽，孫秋業的事情也鬧不成；又想飛機來打死算了吧。後來在同志們的幫助下，又看了報上登的陝甘寧邊區一個同志承認錯誤的消息後，感到認爲承認錯誤是很大的損失是不對的，但有些具體事實上仍想撒瞞組織，如用公款放賬給商人，自己說是借給等，有一種僥倖思想，認爲反貪污浪費中沒有檢討，別人也不知道就過去了。但又想如在那時澈底檢討，以後也不會再貪污；和孫秋業的問題，在四五年抗戰領導同志發覺後即批評過，自己不接受，造成了今天的惡果[illegible]因此，我宣佈和地主女兒孫秋業斷絕關係，貪污了的東西全部吐出來，堅決和農民站在一起，消滅地主階級！」

蔣介石賣國匪幫 大批出賣中國主權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最近美帝國主義和蔣匪屢次談判中，利用蔣匪日益增加的困難危機，放手加緊趁火打劫。據各方消息披露：美帝國主義曾向蔣匪提出徹底滅亡中國的各種「特惠權」的要求，蔣介石已完全同意。美國已決定將其駐華軍事顧問團大加擴充，並將該團職權大大提高，其中包括徹底掌握蔣匪陸軍訓練機構，並掌握蔣幫匪軍的全部指揮權。爲適應此項計劃，美國已決定派遣現任美國地面部隊總司令部綜管人事之少將副參謀長巴爾來華，接替現任駐華美軍事顧問團團長魯克斯，魯克斯已離華返美。據說，美軍事顧問團將增至最少五千六百人左右。並且十二月十二日的南京電台廣播，證實了蔣家匪幫與美國簽訂之「海軍協定」中，已將海軍基地主權全部斷送給美帝國主義。該廣播供稱：協定已規定蔣美「共同保衛太平洋海岸和幫助鞏固太平洋基地」，這就是說，讓美國海軍完全佔有中國海岸，並將蔣幫全部海軍置於美國直接操縱下。此外，十二月十二日，蔣匪外交部長王世杰在南京「國務會議」上，公開聲稱：對待暹羅法西斯新政權問題上，將遵照美國的政策。美帝國主義在得到了蔣匪出賣中國各項國家主權的保證後，美國國會已於十二月十九日通過數目並不驚人的一千八百萬美元，作爲對蔣介石的所謂「臨時援助」，並且這區區數目，還要由美國監督其使用。

意共召開六全大會

托格里亞蒂發表演說 痛斥美帝企圖奴役意國政策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綜合米蘭訊：意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五日在米蘭隆重揭幕，到有代表二百二十五萬意共黨員的八百名代表，各國兄弟黨亦紛紛派遣代表列席。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曾在會上「作長達六小時而毫無倦容」的演說中，痛斥美國帝國主義及梵蒂岡企圖奴役意大利的政策。托氏指出：「美國已將意大利作成其反蘇陰謀的灘頭陣地，爲此目的，它對羅馬政府施行壓力，並在羅馬政府中找到了橫行霸道的幫兇。」托氏指出：加斯貝利政府爲帝國主義所操縱利用，這一政府不久將把意大利出賣給美國，因而意大利有被奴役和變爲外國工具之危險。托氏在指出「意大利的另一大敵即梵蒂岡」以後，即強調意大利勞動人民及共產黨堅決反對成立歐洲集團，主張與一切國家特別是與東歐諸國建立友好邦交及商業關係，以避免意大利成爲任何國家掌中之物。托氏繼痛斥美國帝國主義及梵蒂岡是世界上最大的戰爭販子，他指出：「戰爭的危險，是美國擴張及獨霸世界的野心之結果，並有梵蒂岡爲其幫兇。」但托氏滿懷信心地說：「今天，全世界的民主力量比好戰派的力量強大，祇要愛好和平各民族不怕恫嚇，奮起制止，戰爭即能避免。」托氏在其國內政策一部分演說中，指出基督教民主黨及天主教行動黨是目前意大利民主的兩大敵人。托氏堅稱：「我們的一切目的，將以合法的辦法達成，但是假如我們的敵人要用武力，我們就準備採用敵人的辦法來對付它。」

反對工黨領導機關反動政策 英先進工人展開鬥爭

要求工黨實踐「充分就業」諾言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綜合報導：英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在新年前，再次展開鬥爭，以反對工黨領導機關企圖包辦工運及製造失業的反動政策。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工黨在保守黨與自由黨聲喝采之下，以共黨書記菲力浦之名義，向共下層黨組織及工會機關發出荒誕聲明，促請對英國共產黨發動「進攻」，詆言英共「正阻撓全國繁榮所依之生產運動」。鑒於去年十一月全國市選中工黨在各地的慘敗，及英國人民特別是工人對工黨政府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工黨領導者企圖藉此項荒誕聲明轉移共黨內及工會下層的視線，但立即遭到英國工人階級先進部分的強烈抗擊。蘇格蘭職工委員會總會委員會建築工程工會幹事支蘭肯在論及工黨領導者此項反共運動時，稱：我有許多工運朋友都是共產黨員，我知道他們都是同志，誠懇熱心的願望爲國家的利益，特別是爲提高我國貧苦人民的福利而工作。我希望與他們爲此目的而共同工作。電氣工會罕頓（倫敦西北區）分會通過決議，拒絕菲力浦的號召稱：「我們要求工黨多注意我們的生活狀況，多注意與保守黨鬥爭。」蘇格蘭貝斯萊機械工會區委會於接獲菲力浦文告後，即舉行車間代表會議，決議要求全國機械工人工會執委會向工黨執委會提出強烈抗議。曼徹斯特克萊頓地方工會也通過類似決議。機械工會聯合會倫敦北區區委會之決議，除抗議菲力浦的聲明外，並稱：「所以要把共產黨人選任各職工會的領導職位，是因爲他們的戰鬥精神與照顧全體的政策。」電氣工業工會倫敦區委會於年前代表共六萬餘電氣技師，則對工黨秋金斯的反共演說表示憤慨，決議稱：此項演說，乃是對工會會員的污辱，英國全國職工聯盟總書記霍爾納，除夕向一切工會會員發表演說時，要求他們反對菲力浦所進行的「這種卑鄙工作」。與工黨領導機關的反共運動針鋒相對，英國若干工會則發動另一運動，要求工黨實踐「充分就業」的諾言。建築工人工會聯合會總書記范瑟特新年前，在工會雜誌上撰文，猛烈抨擊工黨政府放棄大規模建設計劃，並製造失業的政策。范氏稱：使得工黨重新執政的一切誓言，顯已形同泡影，建築工業已在衰退，而這是會宣誓執行充分就業政策的工黨政府所造成的。政府目前的政策，僅能招致不可挽救的災難。我們前進的道路，就是與這種麻痺性的失敗主義政策作鬥爭。英全國工程與附屬工業車間代表委員會常委，則提出號召，主張減少英國軍隊至五十萬人，製訂工程工業撥款計劃，徵收資本稅，保障工人生活水平，以改變目前工黨的經濟政策。

英共發表三年計劃

保證大不列顛經濟繁榮 要求組織「左翼」工黨政府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倫敦訊：英國共產黨二日發表一項保證大不列顛經濟繁榮的三年計劃，其中要求組織一個「左翼」工黨政府，堅決實行工黨的競選綱領。計劃正式要求擴大經濟中的投資，以更新英國工業裝備，並解決房荒。爲此，計劃力主大大減低武裝部隊的數量，增加對蘇聯與對東歐各國的貿易。英共計劃中，關於增加煤產問題，提出於一九四八年煤產應達兩億三千三百萬噸，而鋼生產亦應於本年內達到一千五百萬噸。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對此計劃評稱：該計劃之目的，說明英國人民的要求，即改良重要工業的裝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並恢復政治與經濟的獨立。因爲沒有經濟的獨立，就不可能有政治的獨立。由於政府剝奪了工業中的勞動力，維持着龐大的軍隊，因此延宕了英國的恢復，並使英國依賴於美國。工人日報並稱：該計劃駁斥了工黨書記菲力浦說什麼英共打算對英國的恢復實行怠工的胡說。

希民主軍 發動強大攻勢

馬科斯將軍號召 加强對敵鬥爭爭取最後勝利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雅典訊：與希臘人民民主政府宣佈成立同時，希民主軍在各綫發動了強大攻勢。民主軍一部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頑強性」（塔斯社），猛攻距阿爾巴尼亞邊境五哩之科納柴匪軍戰略據點，並圍斷包圍該城，被圍僞軍之供應現均靠僞空軍運送。雅典僞政府已急派其陸軍部長斯徹他斯飛該城，親自指揮作戰。在該城的八天爭奪戰中，匪軍傷亡達四百五十人。民主軍另部進攻愛奧尼亞南部大量僞軍，並將至愛匹魯斯的僞軍供應綫截成數段。民主軍色雷斯、西馬其頓與陸麥里亞各指揮部所部，連日亦勝利出擊，解放村莊多處，予敵重大殺傷，並繳獲大量戰利品。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雅典訊：自由希臘電台三日廣播希民主政府總理馬科斯將軍之命令，力稱：「美英帝國主義及其從僕發動內戰及奴役希臘的計劃已完全失敗了。」該命令指出：「一九四七年已經證明，保皇黨法西斯不能打敗民主軍，也不能實現他們把希臘變爲反對其隣邦及蘇聯的強固據點的計劃。雖然我們會遇到一切困難，但我們已粉碎了他們的一切計劃，我們已經由一個小隊而建立成正規的民主軍了，我們已贏得希臘全國人民的信任與愛戴。」命令號召希臘人民及民主軍加强對敵鬥爭，勇敢地克服困難，以爭取最後勝利。

一年來美國的侵華活動

王宗一

過去一年來，由於美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和賣國賊蔣介石的瘋狂賣國，蔣管區已更進一步地殖民地化。

軍事上，駐華美國軍事顧問團已逐漸發展爲對蔣匪統治區的最高軍事監督機關，顧問團人員自去年九月起正式控制及監督蔣匪最高軍事機構國防部各部門工作了。該團在魏德邁來華時期，又取得了對蔣匪陸軍的訓練權，並正計劃[illegible]步驟，[illegible]。早在內戰初期，[illegible]蔣軍部隊中[illegible]，了若干地區的蔣[illegible]八日簽訂的蔣美「海軍協定」[illegible]立了美帝國主義[illegible]。此外，美帝國主義已從蔣介石手中取得青島、西安、天水、蘭州、成都、迪化、黃埔、[illegible]台灣的基隆、高雄[illegible]等海空軍基地[illegible]

[illegible]

該委會「董事會」，有對蔣管區農業實行各方面「監督」之權利。由於美帝國主義實行上述各項步驟的結果，蔣管區經濟上的殖民地性質已更加深刻。

與美國加緊實行軍事和經濟侵華同時，美國帝國主義並特別加緊了對於中國的文化思想侵略，其內容就是以各種卑污下流的造謠、欺騙手段，掩飾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面目。[illegible]

[illegible]一重要步驟」（美國密尼亞波利斯論壇晨報社論）。

除以上軍事、經濟、文化三方面外，蔣匪當局並已將中國司法行政的監督權[illegible]

[illegible]「國大」的扮演以及其他許多政治陰謀，無一不是在美國指導下進行的。（未完）

三查學習中 馮晉彪地主思想立場的反省

分局機關從四七年八月到十月的三個月的三查學習中，只是用比較簡單的辦法，清洗了十三個明顯的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也開了一些小會、大會，但開會僅是揭發了一些罪惡，或是貪污、投機的事實，其地主立場也僅是一些事實暴露，沒有深入的進行細緻的思想檢查，結果，還不能清除異己、投機份子在機關中存在的壞影響，認識他們在革命陣營中的嚴重危害性。所以過去雖然清洗了十三個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並未達到很好的提高羣衆思想覺悟的目的。分局機關總支委在檢討了以上這種單純組織清洗的思想與作法之後，認爲不僅要從組織上清洗異己份子、投機份子，而且要從思想上清除其影響。爲了提高機關羣衆階級覺悟進一步開展全機關深入三查運動，研究馮晉彪問題（馮某是四六年冬由分局機關派赴興縣六區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團的幹部，因發現在羅峪口給地主寫信轉移財產等嚴重問題調回分局）時，即引導大家着重從思想上進行檢查，經過一禮拜的檢查與鬥爭，查出了其思想立場上的許多嚴重問題。於十二月五日召開全機關大會，讓馮晉彪進行了反省。從這個反省中，使大家具體的認識到地主思想立場，對黨對人民的嚴重危害性。馮晉彪在反省之後，組織上認爲馮還表示願意操練自己改正錯誤，先給他作了思想立場結論，仍予他以學習改造的機會來考驗他。現將其反省要點摘錄刊出，以饗讀者。

馮晉彪的家庭，是個破產地主，現在還有十六垧山地、六畝棗園地，他的姑姑姐姐等親戚家，大多數是地主。他談他個人歷史及參加工作動機及入黨動機等時說：他從小就在村中小學念書，以後到保德第一完小，在學校中就愛和地主富農的孩子在一起。四〇年反頑固以後，當時思想上因怕當兵（馮弟兄三人）到前方，不如在本地找個工作保險，同時又嫌家中給他娶下的老婆生的醜。也看見其他同學參加工作後都當了幹部，即參加了保德四區做工隊，以後調做兒童工作，後來又調受訓，他不幹，即回了家。四一年經他姐夫劉克增（地主成份，曾任過興縣五區區委）拉出來，到興縣一區做兒童工作。這時他又覺自已年紀小，怕村幹部看不起，很苦悶，和羣衆在一起學不到東西，做羣衆工作沒前途，想到劇團或學校，學下本事將來好做大事。後到興縣劇團，四二年精簡，劇團解散，調到晉西師範學習，住了一年多，即調邊區抗聯工作。到四五年日寇投降後，他看見好多幹部都調走，認爲從此和平了，沒有戰爭了，他想到如調到新區域工作，自己不是黨員人家看不起，所以迫切要求解決組織問題。當時要求入黨的動機是：一、敵人投降了，和平實現了，自己這個政治地位也沒有，不過黨的生活，不能了解黨的政策。二、如要找個愛人，黨員也是個很重要的條件，他就要求入黨，曾向抗聯主任呂韻同志提過，呂對他講：好好工作，以後再說。他爲了取得領導上的信任，工作學習生產均很「積極」，工作上呂叫做甚就做甚，不講二話，生產很賣力氣，到冬天生產分紅自己也不分，表謙自己「大公無私」。在機關裏對呂韻奉迎的很好，他當時是做事務工作，領導上要的東西，自己就盡量想辦法辦到，其他同志們要的東西，只應承不做。呂韻對他很看得起，四六年秋天介紹他入黨。接着馮晉彪談到他與地主女兒孫秋蓮的事。

地主階級的本質•• 貪污腐化個人享樂

四五年十月，抗聯機關搬進興縣城以後，住在地主孫應全家院裏，馮晉彪這時個人享受思想嚴重地發展起來，和地主孫應全的妹妹孫秋蓮搞戀愛。馮晉彪說：「這時，自已覺得和平了，咱也大了，需要找一個心滿意足的老婆，於是就不管她是不是地主，自己看見她長得很漂亮，就開始接觸起來。每天起的很早，假意表示用功，拿上一本書在大門口看，一方面是看她的人樣，一方面是讓她看見自己學習很下辛苦，有前途。以前自己還穿袖綻衣服，留下兩套新衣，這時也不穿袖綻衣服了，常穿的新新的，怕她說自已窮。毛巾也是兩三塊，常洗的白白的，也用起牙膏來了，還買了一個手電筒。總之，生活上爲了取得孫秋蓮對我的好感，認爲我不困難。生產也不積極了，毛糞也不擔了，借糞桶也是晚上借，怕孫家看見恥笑。又想我在家裏也沒做這事，就讓通訊員擔，結果鋪的地比莊稼長得高，羣衆影響很不好，生產任務也沒完成。上街買菜也要讓勤務員拿，怕孫秋蓮看見我是做小事的。總之，地主不喜歡甚麼，我就不幹甚麼。精神集中於孫秋蓮，放下的信也忘了送，客人來半天都找不到房子，同志們出差或下鄉，連糧票菜金也預備不下，整天就想吃好穿好。到貿易局存款時，故意拿上錢讓孫家看見，表示自已掌握經濟大權。出門時總要騎馬，一次出外馱棉花，但回來時碰上孫家，即說是去送材料，爲了表示自己不是做小事的人，還是「騎馬幹部」，讓孫家看得起。孫家稱我爲「馮秘書」。同時，又給她家佔些便宜，如機關買她家的醋，讓她家檢料炭。給過孫秋蓮六丈洋布和肥皂、手巾、背心等東西，還給過孫秋蓮母親一些東西。貪污了機關的一萬七千元，並拿機關的十萬元私自放賬給商人。」

爲地主孫應全家出主意想辦法煞費苦心

馮晉彪反省到他和地主孫應全的家庭關係時說：「有一次，孫秋蓮的母親到胡宗滿要租回來時對我說：「要了一回人家不給，家裏「沒吃的」，公糧又重。」我說：「政府有法令二五減下，保證交租。」她又說：「今年下來往福要地呀！」我說：「要回來你家誰種哩，倒不如把地賣了，不賣的話，要的租不夠出公糧，同時目標又很大。」這是我替她家想的第一個辦法。第二是去年（四六年）三、四月間貿易局要出三十石米買她家的院子，我是主張賣的。她說：「賣了一下就沒有住的了。」我說：「你不賣，公家佔着，也沒利，還要出負担，賣了可以縮小目標，打養產米也打不上你家了，賣下的米還不夠你家幾口人吃？」我的主要思想是爲了她家生活有保障，她女兒繼續唸書，對我有利。」

馮晉彪在參加土地改革期間，仍和孫家地主經常連系，先後共寫了四次信。馮晉彪說：「到羅峪口參加土地改革後，看到羅峪口地主搗鬼的情形，即給孫家去信，說羅峪口地主沒有獻什麼地，把土地轉移，賣了地存下錢。因爲孫家有地不能出租，我對她家生活問題很耽心。但又不敢明目張膽的告訴她家辦法，怕別人發現，就表面上是告訴她羅峪口地主這樣做，而實際上是暗示她家也這樣做。又怕單給孫秋蓮寫信不起作用，因她不管家，同時怕她年小領會不了，就以給她家全家拜年的名義，意思是叫她哥哥也看到。這時，已知道孫家對地的事情，就埋怨她家以前沒聽我的話，沒有把地和院子賣了，結果都沒有了。如聽上我的話，生活會過好的。意思就是說羅峪口的地主鬧對了，信中並把土地改革的任務、時間告給她。本來羅峪口工作是另一同志負責，一時不在，我就說羅峪口工作是我負責的。爲了從感情上鞏固，又寫：「工作一天不睡，合不住眼睛單想妹妹。」「一心想着土地改革後和她結婚。」」

藉工作團地位壓制群衆 想法法爲地主階級服務

馮晉彪是去年從分局機關調到興縣六區土地改革工作團的，他先反省了他參加工作團前的思想，調他參加土地改革，思想上是不願意的，他認爲和老百姓在一起學不下什麼東西，但是又想到坐在機關中做剪報工作也沒有什麼意思，出去放放眼也好。他就是抱着這種態度參加了土地改革。接着他就反省了他在羅峪口工作期間的思想及活動。他到羅峪口後，聽到羣衆對合作社主任劉培仁（地主成份）反映很壞，霸佔別人的女人、打人、剝削羣衆，羣衆叫合作社是「圪針社」。後來區委呂德賢對他說劉培仁還是個黨員，並介紹了劉培仁的情況，說這個人還可以。這正和他的看法一樣，所以有事就和劉商議。今年正月鬧秧歌時，又選劉和李懷忠（地主）當了秧歌隊的主任，工作團後來也就住在合作社裏，有時吃掛麵，有時吃麵條。年關的優抗工作，請抗屬吃飯，歡迎榮譽除等各種工作都是和地主們商議的辦。歡迎榮譽隊時，有些人（主要是地主富農）要求唱戲，貧苦農民不同意，因爲一方面去年收成不好，沒有吃的，親戚朋友們來看戲就管不起飯；一方面貧苦農民就沒有那個心情，窰洞也沒，眼看開春了，地還沒有，這時貧苦農民要求是鬥爭地主，但地主富農是主張娛樂，來拖、延緩和羣衆鬥爭。但馮反省說：「我們都是和地主富農站在一起，我思想上也是願意看戲的，工作團模範和平劇院交涉了兩次，唱了好幾天。」這樣唱戲、鬧秧歌、請抗屬、歡迎榮譽隊，鬧了半個多月，沒有和羣衆商量，就是工作團與地主們商量幹的，結果牽制了羣衆鬥爭情緒。又在徵營業稅時，劉是議員，徵下十三萬，後縣上決定對地主富農酌情徵收，徵下一百萬，馮對稅卡上的人說：「這是不上算的，一萬多元的股本，怎也賺不下這樣多。」政府的情徵收先徵下十石，後來又徵成廿石，到蔡家會後，一個村幹部去對他說，劉培仁只交了六石，馮也說：「要是按以前徵十石的話，劉培仁是個痛快人早出了。將來鬥爭他是免不了的，如果二十石全出了，到那時拿不出來要受罪的。」馮反省說：「我和地主劉培仁的關係上，到現在還欠合作社一萬元。」

馮晉彪又反省到：「今年二月間，孫秋蓮又給我來信，說羅峪口有她一個屬馬天象叫我去看一下並予以照顧。我接到信後就去看他，但因爲馬天象在舊政權時剝削羣衆很兇，是個惡霸富農，今春調劑土地時已被羣衆清算，我去看時，怪不好意思，埋怨她爲甚麼不早點告我。我恐怕公開去羣衆影響不好，所以就晚上藉買囊名義去看他，問了他的家庭情況後，知道他現在還僱的一個長工，一天三升米。我說：「你的地也調劑了，你還僱長工幹甚了？」他說：「給別人變工。」我說：「吃上你的給別人種地不上算，你家三口人，一天有三升米足夠過了。」他已想退工，但又不敢，他問我：「不知農會讓不讓？」我說：「可以，但你不要說是我說的。」我回頭又到長工那面去，和長工說：「他家地也沒有了，你還不退了工，早點想個辦法，或自己種地，或給別人種。」表面上是兩面好，實際只是爲富農馬天象打算……。五月間，我還拿了他一斤棉花，到現在沒有給錢。」

在羅峪口時期 包庇富農貪污腐化

馮晉彪在羅峪口工作中，他和工作團的人經常到富農馬金榮家坐，去後，馬就給他們吃烙餅吃棗子等東西，還借給他毯子，給工作團郭生同志折洗棉衣，肖松病了受到招呼，肖松還稱她「擁軍姐」，馮還借過這家富農的一斗八升米和一萬五千元農幣。馬金榮在去年冬天時訂的是中農成份，今春調劑地時，羣衆會（多是缺地戶）上說他是富農，剝削過人，決定調劑他的水地二畝八分。馮晉彪說：「這時我心中過意不去，我想這家對咱很好，總認爲這樣協了不好，於是首先就和工作團郭生研究，郭生是動搖不定，後來縣民政科副科長馬俊升也說他不夠富農。但第二天羣衆已把他家的地調劑了。調劑地以後，在街口我碰見了馬金榮的婆姨，感到很缺理似的，低頭而過。馬金榮也很不安。」於是馮便去找馬金榮說：「不要怕，可以糾正。」一面又找幹部、羣衆中馬金榮的自家人（親戚）中去問，他們也說不合適。同時，區上老杜、村長、工作團肖松也說他不夠富農。所以也沒有在羣衆中討論，就在幹部會上工作團郭生和區委老杜作了檢討，承認了一下調劑的錯誤後即把羣衆訂成的富農「糾正」成「中農」。

馮晉彪又反省了他在羅峪口工作期間，貪污腐化的思想及行爲。他和破產地主的媳婦和姦，有時在羣衆、幹部家吃了飯不給糧票，用糧票換肉、白麵、餅子和毛巾、布，賣糧票零花。

由「五四」指示到 澈底平分土地馮晉彪 的思想變化

在馮晉彪的家庭問題和孫家地主的關係上，馮晉彪又談了土地改革以來我黨各個時期政策變化時他的思想變化及其活動：「五四」指示以後，他聽說要分土地了，就想起他家裏離他們村十里路的馮家塔有十垧地，他想賣掉遠的分近的。（本段未完，下接第二版）